

援建上海方舱工人：曾滞留沪浙交界睡车里，穿上防护服去酒店时大家欢呼起来_工作_建设者_浙江

 sohu.com/a/537894846_120078003

2022年4月14日



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内景。图/人民网

上海疫情暴发后，当地开始启用方舱医院收治感染者。短短数日间，多家方舱医院交付投入使用。据报道，目前上海已建成100多个方舱医院，床位数逾16万张。

方舱医院快速交付的背后，离不开方舱建设者的身影，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在上海疫情严峻之际，驰援上海，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故事。

刘强（化名）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的建设者之一，这并非是他第一次参与方舱的建设工作，早在2020年，他就参与了武汉一家方舱医院和火神山的建设。由于有过相关经验，在朋友处得知上海招收方舱建设工人后，他便立马报了名。

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的建设现场，同刘强一起的，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.5万余名建设者，他们用了不到5天时间，便完成从入场到交付的全部工作。

刘强告诉九派新闻，为了赶工期，他曾两天两夜没睡觉，也因为担心暴露风险，用减少喝水的方式避免上厕所，“要说不怕是假的，那里面人多，我怕被感染，卫生间我都尽量少去，所以我就少喝水，到现在回来我的嗓子还是哑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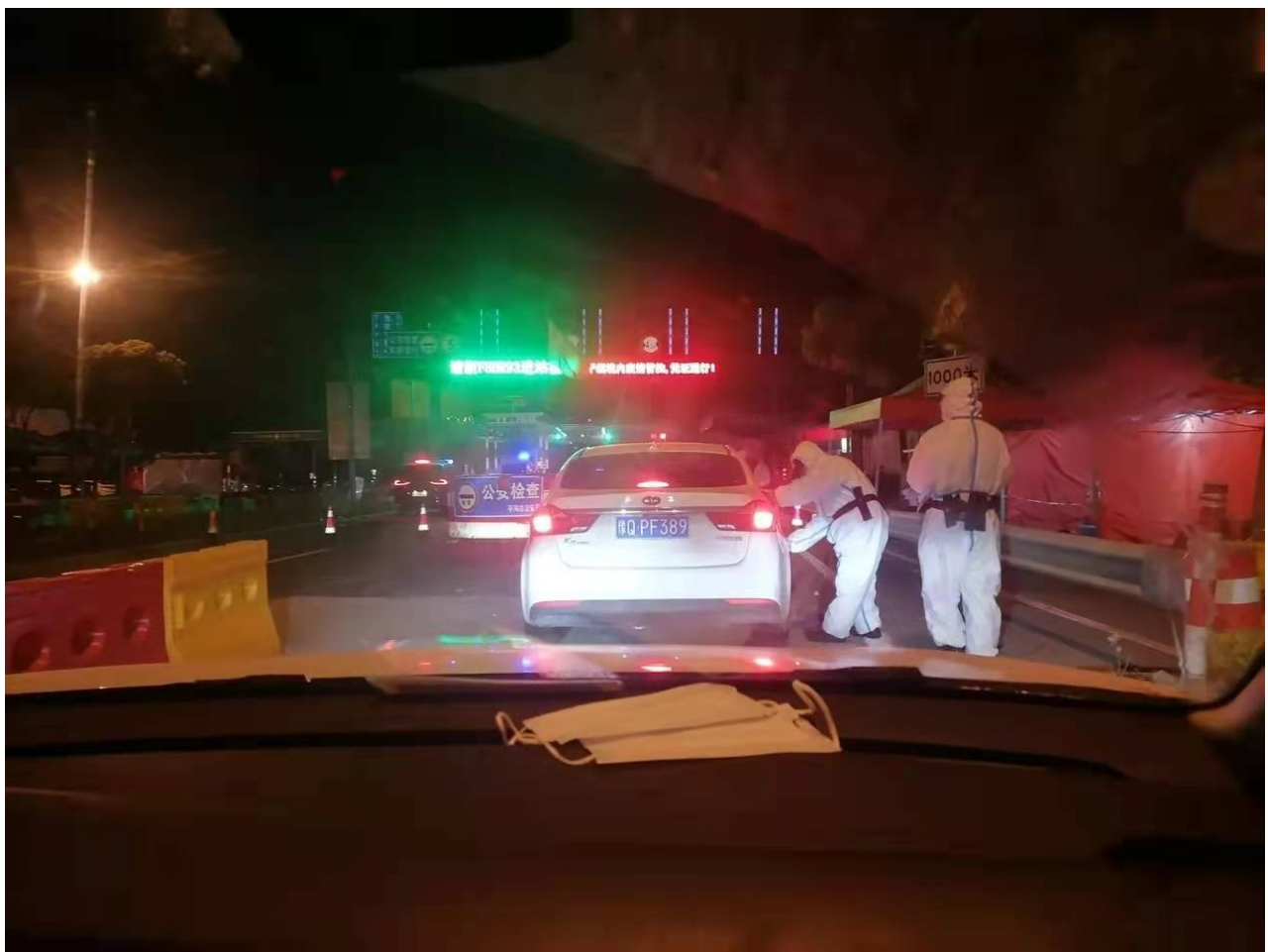
张安家是来自浙江的援建工人，他和工友们一共40人前往上海参与方舱援建工作，在几个昼夜的繁重工作后，驱车返程回家。

但回家之路并没有那么顺利，由于沟通不畅等原因，他和40名工友被迫滞留在浙江和上海交界的两座检查站中间。

“好在我们自己带了被子，那几天也不是很冷，一些工友睡在路边的草地上，另外一些人睡在车里。上厕所可以就地，手机没电了可以在车上充，主要是食物和水比较难解决。”

张安家告诉九派新闻记者，在滞留两天后，他们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，成功返回当地酒店隔离，“穿上防护服那一刻，回家的喜悦涌上心头，大家都高兴得欢呼起来了。”

【1】建设方舱的工作很繁重，有时甚至从早到晚没合眼



返程途中。图/受访者提供

我叫张安家，今年33岁，河南人。我之前在浙江平湖打工，这里临近上海。

4月初，我从厂里辞工，找了份物流装卸的工作。当时我听朋友说，上海要建设方舱医院，正在招工，问我愿不愿意去。我当时想了下就报了名，一半是因为可以挣钱，一半也是因为建设方舱是件光荣的事。

我们一行有40个人，都是同一家劳务中介公司招来的，施工方是中铁二局。我们这40个人基本都是在嘉兴平湖打工的农民工，有些人以前在厂里上班，有些在工地打工或者做一些散工，最大的60多岁，最小的20多岁，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三四十岁的中年人。

当时上海的疫情比较严峻，我们没找到愿意去上海的大巴车，后来商量了下，就决定自己开车过去，40个人用了7台车。

我们建设的是上海松江区的一座方舱医院，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是很清楚，当时只想着手头的工作，根本没时间去了解那么多。建设方舱的工作很繁重也很辛苦，除了我们，至少还有上千人在那工作。

我们是4月4号过去的，9号凌晨才离开，在那里一共干了5天。其中有3天，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，有两天甚至连轴转，从早干到晚基本没合眼。半夜饿了就吃点泡面或者小面包，虽然苦点，但想到能够尽早完工，咱也不能讲究吃喝。

我们离开的时候，方舱已建得差不多，大部分工作已完成，只有一些后续收尾的工作。不过接下来，我们返程的路并没有那么顺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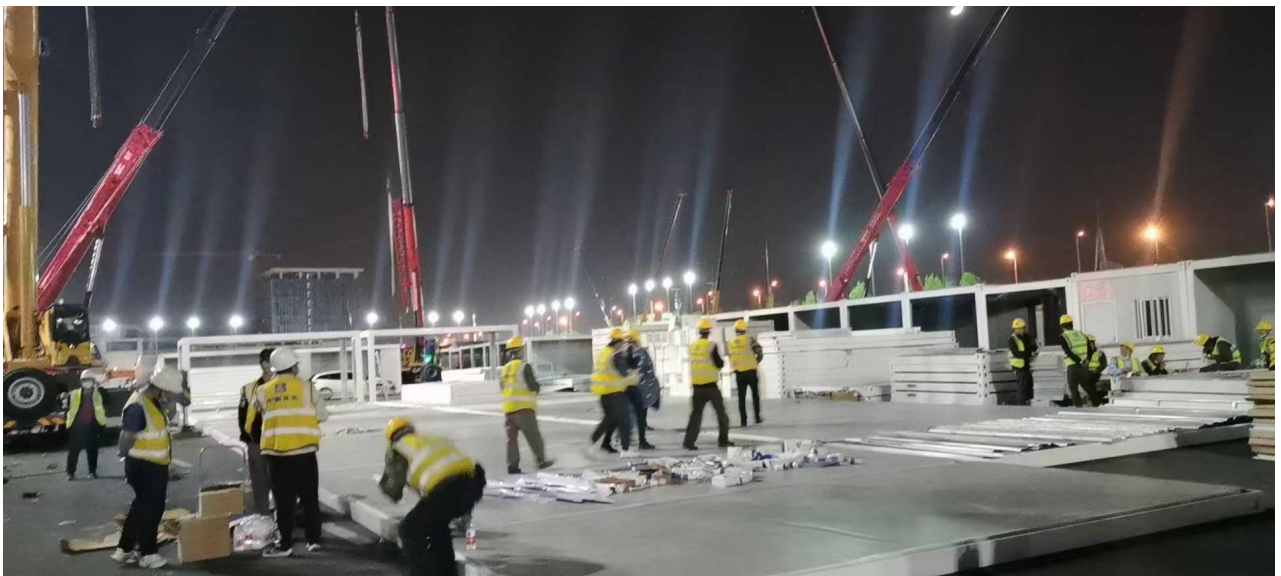
原本我们打算走高速回浙江，但当时很多高速路口都封闭了，路上也基本没看见什么车，我们怕上了高速下不来，就打算从国道回去。可国道也不好走。由于浙江防疫政策比较严格，需要提前向当地政府报备，可能是劳务公司没有对接好，我们在上海和浙江交界处的两座检查站中间滞留了两天。

我们自己带了被子，好在那几天也不是很冷，一些工友可以睡在路边的草地上，另外一些人可以睡在车里。上厕所可以就地，手机没电了可以在车上充，但食物和水就很难解决。

滞留的头一天，我们一天没吃没喝，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向朋友求助。因为滞留的地方离来的地方没多远，于是我们托朋友送来了一些馒头和饼干。第二天总算吃上了饭，不知是上海当地辖区的民警还是检查站的工作人员，给我们送来了两箱泡面和两箱水。再后来，浙江那边也送来了一些面包，解决了我们的食物问题。

4月11号晚上，我们终于接到通知，可以去酒店隔离了。穿上防护服的那一刻，回家的喜悦涌上心头，大家都高兴得欢呼起来。

【2】忙到没时间和其他人说话，有工人就睡在过道的地板上



方舱建设现场。图/受访者提供

我叫刘强（化名），武汉人，4月初，我参与了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的援建工作，这所方舱医院又叫“四叶草”，是上海目前建成的最大方舱医院，据说这里可以提供5万张床位。

我们从7号到9号，只用了两天两夜时间，就完成了大部分工作。随后，我们结束建设工作，回到武汉，然后在酒店隔离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参与方舱医院的建设工作，早在2020年，我就在武汉建设过方舱，还参与了火神山的建设工作，身为一个武汉人，当时家门口需要帮忙，我不能不挺身而出。

这次上海出现疫情后，朋友告诉我，上海建设方舱医院招收工人，问我愿不愿意去。我因为有过这方面的建设经验，就报了名，当时去的时候，我都没敢告诉家里人，怕他们担心。

4月6日下午，我们一行将近60人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巴，抵达上海。上海的街上空荡荡的，跟电视上看到的热闹样子很不一样。在方舱建设现场，我们主要做集装箱安装工作，集装箱就是一间间隔离病房，我们的任务就是用吊车等工具将它们一间间组装好。

在会展中心的每一天，我都能看到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，由于工期短，时间比较紧张，我们基本没什么休息时间，大家都想快点做完。我自己也不清楚一天在里面干了多长时间，也没什么时间和其他人说话。仅有晚上一小会时间，大家可以休息休息，有些人带着被子，就径直睡在过道的地板上，我是睡在建好的集装箱里。

方舱里有来自各个地方前来支援的工人，到处都是人山人海，要说不害怕“中招”那是假的，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感染，我尽量少去卫生间，所以我也很少喝水，到现在回来我嗓子还是哑的。

我们是9号走的，走的时候方舱医院已经成型，有一些病人陆续准备入住。虽然我一直觉得自己胆子挺大，但看到有病人，我还是会害怕，怕自己被感染后不能回武汉。

离开的时候，公司替我们提前做了报备，回去后得先隔离。大家连续干了几几天几夜的活，在回去的大巴上，都累得东倒西歪很快睡着了。

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4月10日上午，我们顺利抵达武汉，有专门人员引导我们入住酒店，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来给我们做核酸。之后，我们拿到各自的房卡，开始为期14天的隔离生活。

我看到在我隔离房间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“热烈欢迎援沪‘上海方舱隔离点建设’的英雄们，顺利抵汉”。在上海支援的时候，我很想家，现在回来了，感觉真好。

九派新闻记者 陈伟 刘萌[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](#)